

馬克思故事集

孙维韬

蔡兴文

袁

坚

◎编译

高

莽

◎插画



馬克思故事集

／ 孙维韬

蔡兴文

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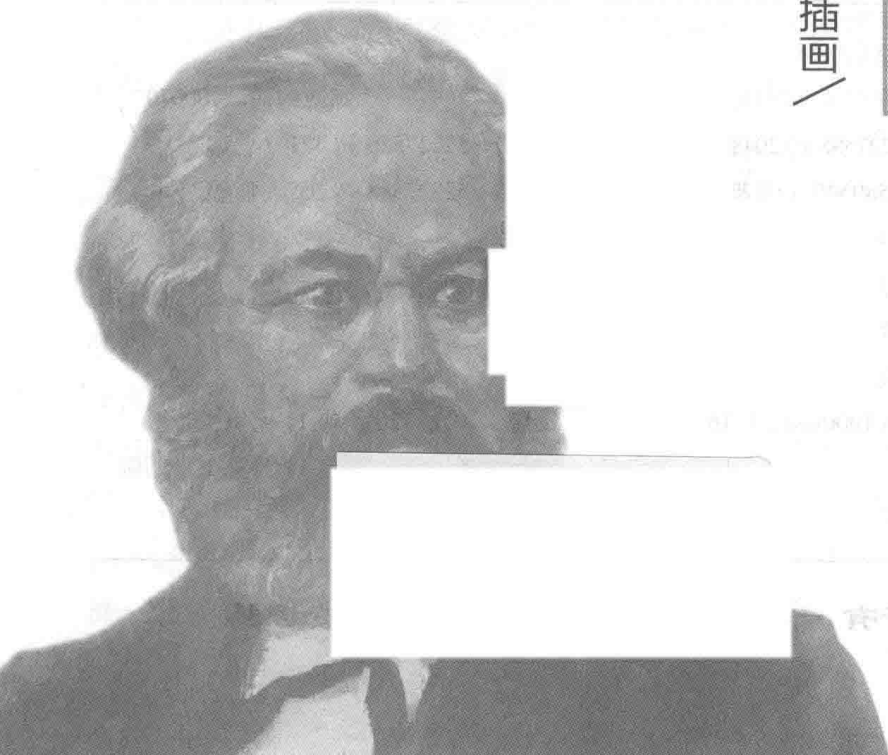
坚

◎ 编译

／ 高

莽

◎ 插画

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克思故事集 / 孙维韬, 蔡兴文, 袁坚编译; 高莽插画. —北京: 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8. 7

ISBN 978 - 7 - 5047 - 6727 - 1

I. ①马… II. ①孙… ②蔡… ③袁… ④高… III. ①马克思 (Marx, Karl 1818 - 1883) 一生平事迹 IV. ①A7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7467 号

策划编辑 郭逸亭

责任编辑 齐惠民 郭逸亭

责任印制 梁 凡

责任校对 孙会香 张营营

责任发行 张红燕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88 转 2048/2028 (发行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21 (总编室)
010 - 68589540 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 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6727 - 1 / A · 0002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张 16.75
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74 千字

定 价 56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 · 印装差错 · 负责调换

真理的力量

(代序)

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，也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代表作《共产党宣言》发表170周年。中共中央为了纪念这个光辉节日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。在会上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，讲话中指出：“我们纪念马克思，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，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。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，是我们认识世界、把握规律、追求真理、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。新世代，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，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，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，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，更有定力、更有自信、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让马克思、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。”

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、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生活习惯，当作一种精神追求。要用经典涵养正气，淬炼思想，升华境界，指导实践。

中国财富出版社为了认真贯彻习主席的讲话精神，配合党内即将掀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，组织编辑出版了这部《马克思故事集》，让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位伟人，了解他青年时代立下“为人类服务”的铿锵誓言，了解他目标始终如一、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，了解他脚踏实地、勇于攀登社会理论高峰的崇高精神境界，了解他敢于追求纯洁美好爱情的火热激情，了解他珍视友谊、和朋友并肩奋战的高尚情操，了解他敢于挑战圣贤、锐意创新、“怀疑一切”的勇于批判的大无畏精神。一个个普通的小故事，仿佛一颗颗小小的水滴，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使得广大读者能够深入了解



这位顶天立地、光明磊落的伟人的个人魅力和优秀品质。

这部故事集是编者将 1983 年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时与友人合作翻译出版的几部有关马克思的书籍，重新修订而成的。在重新编撰的过程中又做了一些提炼和删减，全书共有两个部分：上篇是“马克思的青年时代”；下篇是“爱的启蒙”。原作者以马克思传记、书信及其他多种有关著作作为素材，别具一格，深入浅出，生动地描绘了马克思与燕妮的高尚爱情，马克思与恩格斯感人肺腑的友谊，还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与燕妮培育女儿们的方式方法。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马克思的三个女儿迅速成长为品格高尚、意志坚强的革命者。

这部《马克思故事集》将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十分生动的辅助教材。愿以此书与广大读者共勉。

孙维韬

2018 年 5 月

上

篇



马克思的青年时代



屏幕上出现了人们早就比较熟悉的形象：浓密的胡须、高高的额头、黑色的燕尾服、带细线的单片眼镜。他就是思想家和革命家、《资本论》的作者卡尔·马克思。他就是我们景仰已久的马克思。

他舒适地坐在安乐椅里，一边思考着，一边不慌不忙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：

“我于1818年出生在摩塞尔河畔的一个古老的德国城市特利尔。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，我们的父亲当年虽然穷困，却很想让我们每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在社会上有个受人尊敬的地位……1835年，我17岁，从特利尔中学毕业，去波恩上大学。在那里，我遵从父亲的心愿攻读法律专业。这就是我独立生活的第一年……”

在一座古老的德国城市的街道上，行驶着一辆出租马车。宽敞的大街、一幢幢整齐的楼房、各式各样的招牌、有铁栅栏围着的街心公园……我们来到莱茵河畔的波恩城，来到这街道清静的波恩城。这里行人稀少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、庄严，只有那辆缓慢行驶着的出租马车，发出轧轧的车轮声和嗒嗒的马蹄声。

出租马车上的乘客是一位上了年纪的、戴着高筒礼帽的先生，他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扫视着大街小巷，没有流露出过分的兴致，也不显得那么焦急……噢，这就是他要找的那幢楼房，也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。于是，老先生走下车来，迈上人行道，从马车夫手里接过自己的手提包，付清车费后，不慌不忙地走进楼里去。

他顺着一踏上去就轧轧作响的木板楼梯走上二楼，稍微喘了一口气，才



去牵动铃绳。

一位胖太太小心翼翼地门里探出头来。

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请原谅，我的儿子是租住您的房间吗？”

“噢，您是法律顾问先生吧？”那女人若有所思地说，“请进吧……可惜，您家学生此刻不在……”

“他不在吗？”

“嗯……请您赏光，进来坐吧。”那女人看到客人有些踌躇，便格外热情，“您大概远道而来，请到这边，进屋吧……这位学生，可能有事要多耽搁些时候，是啊，年轻人嘛，在这个年龄这是常有的事……”

但客人的样子及其面部表情表明，他显然无意谈笑。法律顾问先生慢慢地环顾着儿子的房间，他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，使他至少产生了一种遗憾的感觉。椅子上、桌子上凌乱地堆放着书籍，烟头满地乱扔。一开门，那些没有整理的、散乱的手稿，一页页被风吹到地板上，法律顾问先生急忙弯下腰去把它们拾起来。

“这位学生是严格禁止我整理他的房间的。”女房东带有歉意地说。

客人顺便看了一页手稿，随即便对整个手稿产生了兴趣。他把手稿拿在手里，不知什么使他感到惊奇，然后朝女房东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“如果您不反对的话，我想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。”法律顾问先生提出。

女房东会意地点点头，走开了。

但是，立刻又走了进来。

“要杯咖啡吗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您。”客人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停了片刻，他决定整理一下房间，把烟灰抖到纸篓里，把书一本一本整齐地排列起来，腾出长沙发的一角，坐下来，擦着额头上的汗珠。

黄昏，在古老的波恩城的街头，有一群纵情游荡的大学生。他们横排走着，嬉笑打闹，吵吵嚷嚷。过往行人，无不吃惊。一座楼房的一个窗户打开了，有人探出头来说了一声：

“你们什么时候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呀？怎么总不让人睡觉呀！”

这伙人停住脚步，吃惊地朝上看。安静不一会儿，有人便挖苦说：

“我们碍着谁啦？喂，你说呀，你这个老东西！”

楼上的人缩回了头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窗子。楼下传来一阵讥笑声。这伙人又在窗下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走去，此刻，街头响起了歌声。

他们走着走着忽然又停住了，一个年轻人在惊慌地望着二层楼上的窗户。屋里有灯光，有个人影在闪动。

“伙计们，我屋里有人！”

“是姑娘呗，还能有谁！”

“我上去看看！”

“可别给拖住啦！”

年轻人没心思开玩笑，他离开朋友们，径直朝楼门走去。

后面的人冲他喊道：

“快点下来，卡尔，我们等你！”

室内点着蜡烛，亨利希·马克思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里。

“爸爸！”卡尔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他跨进门槛，小心翼翼地把门掩上。

老马克思仔细地打量着儿子，他此刻大概正忧虑着年轻人那种有害的浮躁。卡尔的样子也显得很不自在，他跑得满脸是汗，但他屏住气，竭力保持平静，然而这样故作姿态，反而更加使人感到可笑。

“你好，卡尔！”

他们终于热烈地接了吻。

父亲说：“很久没有收到你的信，你把我们全忘了。我和你妈妈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我就来了……”

“你吃点什么东西了没有？”卡尔不安地问。

“吃了，谢谢。你的女房东给我煮了咖啡……噢，现在我才明白……”父亲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，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呀，要挤出半个小时的工夫写封信也确实相当不容易。”

“别说了，爸爸，这是我的过错……告诉我，你身体好吗？妈妈怎么样？索菲娅呢？你看到燕妮了吗？”



父亲默默地点着头。

“看到了，”他说，“燕妮向你问好，她希望你给她写信，不用写得太长，只要常写就好。她当然不知道你是个大忙人……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我真的一点时间也没有，”卡尔仿佛没有觉察到父亲话中有话，“我没有得到你的允许，又报了两门课——施勒格尔教授和阿尔顿教授的课程，你怎么看，不少吧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，像你所说的，学海无涯，而时间有限……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，是讽刺？……亨利希·马克思仔细地望着儿子。

“负担不是太重了吗？阿尔顿教授的课……”

“是现代艺术史。”

“那很好。我并不主张一个学法学的学生把自己的知识只局限在法学上，你这样做是正确的……”

“况且法律这门学科又相当的枯燥。”卡尔走到窗前接着话茬说。

“枯燥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惊奇地问道，“跟什么相比呢？……你有广泛的兴趣，当然值得称赞，但涉猎的门类未免太多了吧？我还是主张集中一点好。”

卡尔一边望着窗外，一边回答：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“你说说吧……你的这些开支，也是你那广泛的兴趣造成的吧？”这时，他好像看到了窗户外边发生了什么事，“你要出去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外面那一群大学生还站在那里等着卡尔。

“你四个月的开销，比我整整一个秋天挣的钱还要多。”父亲接着说。

“是，是这样。”卡尔随声附和。

“花钱应当精打细算。你的学习成绩并不令人满意，可在花钱上却大手大脚，像个公子哥儿。依我看，这可要不得！”父亲听到外面的嘈杂声，便问道，“他们是来找你的吧？”

“不。”卡尔不动声色地回答。

“你们总是半夜还这么活跃吗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讥讽地看着儿子，“你总该给我说个明白，那些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。请说吧！你还欠债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上个月我给你寄的钱，也还了什么债吗？”

“你要我坦率地回答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还了啤酒债。”

“什么债？”

“啤酒债……你看，‘啤酒议会’有些尽人皆知的规定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什么议会？！”

“‘啤酒议会’。是你自己要我坦率说的嘛！是‘啤酒议会’。它立有规约，还有一系列的罚款规定，有时这些罚款不得不由某一个人来支付，尤其是那些当选为议长的人。”

“还有什么议长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“什么议长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！看来，我非得申请把你转到另一所大学去不可了。”

“这可太糟糕了，”卡尔说，“至于议长嘛，如果你感兴趣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议长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同学们都把保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。这可不是件小事，起码贵族老爷们现在都知道，他们的爵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削掉。”

“靠什么削呢？”

“靠剑呗。”卡尔冷冷地说。

“嗯，我认为一个有理智的人，一旦碰上需要动剑的时候，他会轻而易举地、体面地回避掉。”亨利希·马克思说，“你看呢，卡尔？”他停顿了很久，因为谈话涉及一个严肃的问题，“父亲的权威迟早会没有……但父亲的爱却不会中止！这个矛盾不可避免，而且这种矛盾很复杂，难以想象，甚至会造成悲剧，这些将来你会明白、会珍惜的……我们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是没有多少价值的，你们并不需要它，你们需要的是你们自己体验了的东西……这些话是提醒你别迈错步子吗？是教训你吗？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让别人忍气吞声、毕恭毕敬地听你的高论吗？……不，我只想对你说，这不是教训，而是为了使你知道并懂得：我们并没有那些能供你大肆挥霍的大片地产，更没有那种能保护我们做人的尊严的爵位…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，只是我们的职业，不管它枯燥与否，还有那肯思索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一无所有。我想让你知道并懂得的就是这一点……”他看看儿子，



“现在你可以走了……去吧，他们还在等着你呢！”

上了年纪的马克思，他正在给我们讲述自己生活中的一段经历：

“我那可怜的父亲……他是觉察到了许多事情的，可并不完全明白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曾遇到过决斗这样的挑战，我本来应当去为捍卫自己同乡会的荣誉而斗争的。同时，我因夜间吵闹已坐过一天的班房……我年轻，相当浮躁，又加上我早已恋爱，而且爱到了疯狂的地步……”

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坐在一架旧式小钢琴旁。

她才22岁，是特利尔城的第一美人、她父亲心爱的女儿。她年轻貌美，天资聪颖，声誉和财产——凡是她这种地位的姑娘所向往的一切，她全都具备。

现在燕妮正在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。在静悄悄的父母住宅的另一端，门吱扭地响了一下，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她停住演奏，倾听着。

女人的声音：“是的，在，小姐在家……请进来吧，我去叫她……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：“谢谢。”

燕妮紧张起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屏住呼吸，伸长脖子仔细听。

可以听到她父亲十分亲昵的声音：“卡尔，我的孩子！”

年轻的马克思身穿燕尾礼服，端庄大方，仪表堂堂，毫无学生生活的紧张痕迹，举止温文尔雅。他在客厅的门槛处停住脚步，主人向他投以热情的目光。

“呀，你完全成大人了！你好啊，见到你真高兴。瞧你长的……人在小时候光嫌时间过得太慢，对不对？总想让它过快一点。呶，到我那边去吧！我还是和从前一样用‘你’跟你谈话，我想你是不会因我过于不拘礼节而责怪我吧？”冯·威斯特华伦老人一边细细瞧着卡尔，一边说着，把他领进了自己的书房。

他让卡尔坐下，自己舒舒服服地埋在对面一张安乐椅里，在品味那愉快交谈的乐趣。

“谈谈吧，你生活得怎么样？最近读些什么书？考虑些什么问题？你父亲对你很满意，他常夸奖你，而且我看都是肺腑之言……不过他认为你火气太

旺。”威斯特华伦以审视的目光瞧着年轻人的脸。“他认为这对研究法学称得上是一层障碍。其实，对法学来说，这何止是一种障碍，对不对？的确，这并不是我们生活中最有趣的话题。好在他听不见我们的谈话！”

威斯特华伦对走进屋里来的女仆说：

“给我们端两杯咖啡来！把那边的门全都关上。有人找，就说我不在家。”

威斯特华伦创造了一种十分友好的、充满信任的气氛后，便转入早已想好的话题。这个话题就是谈论图书。他默默地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，意味深长地扬起手，又从另一个书架上取出另一本，把两本书一并放到客人面前，而他自己又去取另一本书。

“你写诗吗？”

“偶尔写写。”

“你是怎样读英文书的？”

“靠查字典。”

“你们还在学拉丁文吗？……把那边的梯子拿过来。现在我要叫你大吃一惊……我倒忘问你了，你的时间够不够？”

“行，还够用。”

“你大概想见见燕妮吧？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。”

“当然可以……现在上梯子吧……不，不在这儿，往下面一点。你找到这本书了吗？右边，再往右一点……这是本什么书？”

“莎士比亚的？”

“是莎士比亚的！这可不是莎士比亚的普通作品，是莎士比亚的一部珍本，《威尼斯商人》一书的初版！”

年轻的女仆端来了咖啡，放在小桌上，就走开了。

“琳蘅！”威斯特华伦叫住她，“燕妮小姐要是在她房间里，就请她来一趟。”

卡尔手里拿着书在梯子上发愣，两眼盯着方才女仆走出去的那扇门。

“注意出版年份。”威斯特华伦又对他说，“这本书是我从伦敦弄到的，它值不少钱……”

燕妮走进门来，停住了脚步。

“卡尔，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燕妮。”

“在我家能见到你，我真高兴！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你是回来度假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太好了。”

“我也有同感。”

燕妮从下面仰望着卡尔。

“你可以下来一会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卡尔从梯子上下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本书。他把书递给威斯特华伦。

威斯特华伦谨慎地说：

“恐怕我们今天不能研究莎士比亚了。你看，尽管这是很珍贵的版本……我不知道燕妮有什么打算。”他看着女儿说，“你们去散散步吧。”

“谢谢，爸爸，不过我有点着凉了。”

“我也有点咳嗽……”卡尔接着话茬说。

看来他俩都心照不宣，执意不动。威斯特华伦望着卡尔。

“你学会吸烟了？”

“有时吸。”

“我常常靠呼吸新鲜空气治疗感冒。”

“爸爸，卡尔并不需要新鲜空气。”燕妮立刻接上去说。

老威斯特华伦的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向卡尔，然后又回到女儿身上，猜不透其中的奥妙。

“噢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留在这儿，看看书吧。”

“谢谢，爸爸。卡尔对你的安排一定非常满意。”

父亲走了，屋里只剩下燕妮和卡尔。他们默无言地站着，彼此保持一定距离，埋头看着各自手里捧着的书。

“你一定怪我写信少了。”卡尔终于说话了，可他的目光仍停在书上，“原谅我吧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不会忘记你……”

燕妮默默不语。

“我想念你，一直在想，时刻在想！……我常自言自语地跟你说话……燕妮！我的好燕妮！”

燕妮仍无反应。

“反正谁也不能使我离开你，这点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一边仍低着头看书，一边继续说，“我已拿定了主意。”

此时，卡尔抬起眼睛，但并未接触到燕妮的目光。

燕妮依然站在那里拿着书，全神贯注地看着，仿佛什么话也没有听到。

“燕妮！”

卡尔惶恐不安地看着她。燕妮仍无反应。

于是，卡尔便朝燕妮接连迈了两步。

这时，他连手中的书都顾不得放下，便把燕妮亲热地搂到怀里。

“你别这样！”燕妮刚喊出一声，卡尔的嘴唇就紧贴到她的嘴唇上了。

她挣脱开，躲到一旁，惊慌地看着他，连忙整理了一下弄得散乱的头发。

“不许这样！任何时候都不许你这样！”

门开了，女仆匆匆忙忙地走进屋来，她是来收拾咖啡杯的。看到这对年轻人的样子，她感到很窘，于是立刻把目光移开，脸上泛起红晕。女仆竭力不朝他们那边看，径直走到小桌子旁，去收拾托盘里未用过的咖啡杯。

“我可以收拾吗？”女仆背着身子问了一声，“要不要给你们换点热的？”

女仆未等回答，便急急忙忙地侧着身、低着头朝门口走去。

他俩惘然若失地看着女仆离去的背影。

屏幕上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卡尔·马克思，他在回忆自己的生活：

“在特利尔罗马街的这座房子里，在威斯特华伦家古老的房子里，我度过了青春时代最幸福的日子。出身不同并未妨碍我们两家友好相处，世袭贵族出身的政府顾问路德维希·冯·威斯特华伦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”

镶着金框的世代家族肖像。

威斯特华伦一家聚在餐桌旁，客人亨利希·马克思和他的儿子也在座。



卡尔和燕妮坐在桌子两端：燕妮跟兄弟们并排坐着，卡尔跟父亲坐在一起。两人无法直接对话，然而另一种对话却从未停止。只要燕妮一抬眼，马上就能感受到卡尔仿佛是无意中向她投来的目光。

这时主人说话了：“我们熟悉过去，容易沉溺在往事之中，我们往往会在回忆中消磨时光。而他们……”威斯特华伦朝卡尔那边点了点头，“他们却要向未来挑战！有时多想猜到他们将来会有多大作为！……”

亨利希·马克思若有所思地点着头，两眼望着儿子。

“我亲爱的威斯特华伦，老实说，我没有过多要求，只是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幸福的人。我不是那种贪图功名的人……来，祝您健康，我亲爱的朋友！”

宾主都举起了高脚酒杯。

冯·威斯特华伦说：“让我们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一下事物。我亲爱的亨利希，描写一个把父亲的遗产挥霍一空的儿子，就像可怜的唐璜的经历一样，是常见的主题。财产是可以耗尽的，对此，人们无能为力，这里我所指的也包括精神遗产，也就是我们要留给后代的一系列的生活准则。”

“我不是那种贪图功名的人。”亨利希·马克思又说了一遍，“如果我的儿子能成为一个好的法学家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种职业能使他在社会上有理想的地位，即使在物质方面可以独立自主，那也好……应该说，我对卡尔是满意的，每次我去波恩看望他，他都在认真地学习。”

卡尔的目光迅速地转向父亲。

“他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……”威斯特华伦男爵前妻的长子、燕妮的异母兄长斐迪南插话说，“据我切身体会，在他那个年龄，要抵制种种的诱惑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更何况在波恩大学那种酗酒无度的地方。卡尔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你就不怕在同学中间被看成是标新立异的人吗？”

“我认为，一个有理智的人，总是能轻易而体面地从任何一种令人发窘的状态中摆脱出来。”卡尔勉强忍住笑，又说道，“而且我也不知道您具体指的是什么？”

斐迪南以说教的口吻接着说：“我是指那种生活方式。依我看，尽管形式上似乎并不提倡它，但在各个大学里，我们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培养它。你们的狂饮作乐，你们的奇谈怪论，就是那种强制性教育的反面。这就是年轻